

第三回 江少師認義兒引賊入室 珠小姐索和詩掩耳盜鈴

詞云：

有女繼繼承子舍，何如徑入東床，若叫暗暗搗玄霜，依然乘彩鳳，到底飲瓊漿。才色從來連性命，況於才色當場。怎叫兩下不思量，情窺皆冷眼，私繫是癡腸。

〈臨江仙〉

話說雙星在江少師內廳喫完酒，江章叫人送在東書院歇宿，雖也有些酒意，卻心下喜歡，全不覺醉。因暗想道：我出門時曾許下母親，尋一個有才色的媳婦回來，以為蘋蘩井臼之勞，誰知由廣及閩，走了一二千里的道路，並不遇一眉一目，縱有誇張佳麗，亦不過在脂粉中逞顏色，何堪作閨中之樂。我祇愁無以復母親之命，誰知行到浙江，無意中忽逢江老夫妻，親親切切認我為子，竟在深閨中，喚出女兒來，拜我為兄。來見面時，我還認做尋常女子，了不關心。及見面時，誰知竟是一個賽王嬙、誇西子的絕代佳人。突然相見，不曾打點的耳目精神，又因二老在坐，祇驚得青黃無主，竟不曾看得象心象意，又不曾說幾句關情的言語，以致慙慙。但默默坐了一霎，就入去了，竟撇下一天風韻，叫我無聊無賴。欲待相親，卻又匆匆草草，無計相親；欲放下，卻又繫肚牽腸，放他不下。這才是我前日在家對人說的定情之人也。人便僥倖有了，但不知還是定我之情，還是索我之命。

因坐在床上，塌伏著枕頭兒細想。因想道：「若沒有可意之人，縱紅成群，綠作隊，日夕相親，卻也無用。今既遇了此天生的尤物，且莫說無心相遇，信乎有緣；即使赤繩不繫，玉鏡難歸，也要去展一番崑崙之妙手，以見吾鍾情之不苟，便死也甘心。況江老夫妻愛我不啻親生，才入室，坐席尚未暖，早急呼妹妹以拜哥哥，略不避嫌疑，則此中徑路，豈不留一線。即蕊珠小姐相見時，羞縮固所不免，然羞縮中別有將迎也。非一味不近人情，或者展轉反側中，尚可少致慙慙耳。我之初意，雖蒙江老故舊美情，苦苦相留，然非我四海求凰之本念，尚不欲久淹留於此。今既文君咫尺，再僕僕天涯，則非算矣。祇得聊居子舍，長望東牆，再看機緣，以為進止。」想到快心，遂不覺沉沉睡去。

正是：

藍橋莫道無尋處，且喜天臺有路通。

若肯沿溪苦求覓，桃花流水在其中。

由了次日，雙星一覺醒來，早已紅日照於東窗之上。恐怕親誼疏冷，忙忙梳洗了，即整衣，竟入內室來問安。江章夫妻一向孤獨慣了，定省之禮，久已不望。今忽見雙星象親兒子的一般，走進來問安，不禁滿心歡喜。因留他坐了，說道：「你父親與我是同年好友，你實實是我年家子侄，原該以伯侄稱呼，但當時曾過繼了一番，又不是年伯年侄，竟是父子了。今既相逢，我留你在此，這名分必先正了，然後便於稱呼。」雙星聽了，暗暗想道：「若認年家伯侄，便不便入內。」因朗朗答應道：「年家伯侄，與過繼父子，雖也相去不遠，然先君生前既有拜義之命，今於死後如何敢違而更改。孩兒相見茫茫者，苦於不知也，今既剖明，違親之命為不孝，忘二大人之思為不義，似乎不可。望二大人仍置孩兒子膝下，則大人與先君當日一番舉動，不為虛哄一時也。」

江章夫妻聽了，大喜不勝道：「我二人雖久矣甘心無子，然無子終不若有一子點綴目前之為快。今見不夜，我不敢執前議苦強者，恐不夜立身揚名以顯親別有志耳。」雙星道：「此固大人成全孩兒孝親之厚道，但孩兒想來，此事原兩不相傷。二大人欲孩兒認義者，不過欲孩兒在膝下應子舍之故事耳，非圖孩兒異日拾金紫以增榮也。況孩兒不肖，未必便能上達，即有寸進，仍歸之先君，則名報先君於終天，而身侍二大人於朝夕，名實兩全，或亦未為不可也。不識二大人以為何如？」

江章聽了，愈加歡喜道：「妙論，妙論，分別的快暢。竟以父子稱呼，祇不改姓便了。」因叫許多家人僕婦，俱來拜見雙公子。因分付道：「這雙公子，今已結義我為父、夫人為母、小姐為兄妹，以後祇稱大相公，不可作外人看待。」眾家人僕婦拜見過，俱領命散去。

正是：

昨日還為陌路人，今朝忽爾一家親。

相逢祇要機緣巧，誰是誰非莫認真。

雙星自在江家認了父子，使出入無人禁止，雖住在東院，以讀書為名，卻一心祇思量著蕊珠小姐，要再見一面。料想小姐不肯出來，自家又沒本事開口請見，祇借著問安名，朝夕間走到夫人室內來，希圖偶遇。不期住了月餘，安過數十次，次次皆蒙夫人留茶，留點心，留著說閒話，他東張西望，祇不見小姐的影兒。不獨小姐不見，連前番小姐的侍妾彩雲影兒也不見，心下十分驚怪，又不敢問人，惟悶悶而已。

你道為何不見？原來小姐住的這拂雲樓，正在夫人的臥房東首，因夫人的臥房牆高屋大，緊緊遮住，故看不見。若要進去，祇要從夫人臥房後一個小小的雙扇門兒入去，方纔走得到小姐樓上。小姐一向原也到夫人房裏來，問候父母之安，因夫人愛惜他，怕他朝夕間，拘拘的走來走去辛苦，故回了他不許來。惟到初一、十五日，江章與夫人到佛樓上燒香拜佛，方許小姐就近問候。故此夫人臥房中也來得稀少，惟有事要見，有話要說，方纔走來。若是無事，便祇在拂雲樓上看書做詩耍子，並看園中花卉，及賞玩各種古董而已，絕不輕易為人窺見。雙星那裏曉得這些緣故，祇道是有意避他，故私心揣摹著急。不知人生大慾男女一般，縱是窈窕淑女，亦未有不慮標梅失時，而願見君子者。故蕊珠小姐，自見雙星之後，見雙星少年清俊，儒雅風流，又似乎識竅多情，也未免默默動心。雖相見時不敢久留，辭了歸閣，然心窩中已落了一片情絲，東西縹渺，卻又無因無依，不敢認真。因此坐在拂雲樓上，焚香啜茗，祇覺比往日無聊。一日看詩，忽看見：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。」二句，忽然有觸，一時高興，遂拈出下句來作題目，賦了一首七言律詩道：

烏衣巷口不容潛，王謝堂前正捲簾。

低掠向人全不避，高飛入幕了無嫌。

弄情疑話隔年舊，尋路喜窺今日檐。

棲息但愁巢破損，落花飛絮又重添。

蕊珠小姐做完了詩，自看了數遍，自覺得意，惜無人賞識，因將錦箋錄出，竟拿到夫人房裏來，要尋父親觀看。不期父親不在，房中祇有夫人，夫人看見女兒手中拿著一幅詩箋，欣欣而來，因說道：「今日想是我兒又得了佳句，要尋父親看了？」小姐道：「正是此意。不知父親那裏去了？」夫人道：「你父親今早纔喫了早飯，就被相好的一輩老友拉到準提庵看梅花去了。」小姐聽見，便將詩箋放在靠窗的桌上，因與母親閒話。

不期雙星在東書院坐得無聊，又放不下小姐，遂不禁又信步走到夫人房裏來，那裏敢指望撞見小姐。不料纔跨入房門，早看見小姐與夫人坐在裏面說話。這番喜出望外，那裏還避嫌疑，忙整整衣襟，上前與小姐施禮。小姐突然看見，迴避不及，未免慌張。夫人因笑說道：「元哥自家人，我兒那裏避得許多。」小姐無奈，祇得走遠一步，斂衽答禮。見畢，雙星因說道：「愚兄前已蒙賢妹推父母之恩，廣手足之愛，持以同氣，故敢造次唐突，非有他也。」小姐未及答，夫人早代說道：「你妹子從未見人，見人就要靦腆，非避兄也。」

雙星一面說話，一面偷眼看那小姐。今日隨常打扮，越顯得嫵媚嬌羞，別是一種，竟看癡了。又不敢讚美一詞，祇得宛轉說道：「前聞父親盛稱賢妹佳句甚多，不知可肯惠賜一觀，以飽饑眼？」小姐道：「香奩雜語，何敢當才子大觀。」夫人因接說：「我兒，你方纔做的甚麼詩，要尋父親改削。父親既不在家，何不就請哥哥替你改削改削也好。」小姐道：「改削固好，出醜豈不羞人。」因詩箋放在窗前桌上，便要移身去取來藏過。不料雙星心明眼快，見小姐要移身，曉得桌上這幅箋紙就是他的詩稿，忙兩步走到桌邊，先取在手中，說道：「這想就是賢妹的珠玉了。」

小姐見詩箋已落雙星之手，便不好上前去取。祇得說道：「塗鴉之醜，萬望見還。」雙星拿便拿了，還祇認作是籠中嬌鳥，彷彿人言而已，不期展開一看，尚未及細閱詩中之句，早看見蠅頭小楷，寫得如美女簪花，十分秀美，先喫一驚。再細看詩題，卻是「賦得‘似曾相識燕歸來’」。先掩卷暗想道：「此題有情有態，卻又無影無形，到也難於下筆，且看他怎生發。」及看了起句，早已欣欣動色，再看到中聯，再看到結句，直驚得吐出舌來。因放下詩稿，復朝著蕊珠小姐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原來賢妹是千古中一個出類拔萃的才女子，愚兄雖接芳香，然芳香之佳處尚未夢見。分日若非有幸，得覽佳章，不幾當面錯過。望賢妹恕愚兄從前之肉眼，容洗心滌慮，重歸命於香奩之下。」小姐道：「閨中孩語，何敢稱才？元兄若過於獎誇，則使小妹抱慚無地矣。」

夫人見他兄妹二人你讚我謙，十分歡喜。因對雙星說道：「你既說妹子詩好，必然深識詩中滋味，何不也做一首，與妹子看看，也顯得你不是虛誇。」雙星道：「母親分付極是，本該如此，但恨此題實是枯淡，縱有妙境，俱被賢妹道盡，叫孩兒何處去再求警拔，故惟袖手藏拙而已。」小姐聽了道：「才人詩思，如泉涌霞蒸，安可思議。元兄為此言，是笑小妹不足與言詩，故秘之也。」雙星躊躇道：「既母親有命，賢妹又如此見罪，祇得要呈醜了。」彩雲在旁聽見雙公子應承做詩，忙湊趣走到夫人後房，取了筆硯出來，將墨磨濃，送在雙公子面前。雙星因要和詩，正拿著小姐的原稿，三復細味，忽見彩雲但送筆硯，並沒詩箋，遂一時大膽竟在小小姐原稿的箋後，題和了一首。題完，也不顧夫人，竟雙手要親手送與小姐道：「以鴉配鳳，乞賢妹勿哂。」小姐看見，忙叫彩雲接了來。展開一看，祇見滿紙龍蛇飛動，早已不同，再細細看去，祇見寫的是：

步原韻奉和蕊珠仙史賢妹「賦得‘似曾相識燕歸來’」

經年不見宛龍潛，今日乘時重入簾。
他主我賓俱莫問，非親即故又何嫌，
高飛欲傍拂雲棟，低舞思依浣古檐。
祇恐呢喃驚好夢，新愁舊恨為依添。

愚兄雙星拜識

小姐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，見拂雲浣古等句拖泥帶水，詞外有情，不勝驚歎道：「這方是大才子凌雲之筆，小妹向來無知自負，今見大巫，應知羞而為之擱筆矣。」雙星道：「賢妹仙才，非愚兄塵凡筆墨所能彷彿萬一。這也無可奈何，但愚兄愛才有如性命，今既見賢妹閨苑仙才，瓊宮佳句，豈不視性命為尤輕！是以得隴望蜀，更有無厭之請，望賢妹慨然傾珠玉之秘笈，以飽愚兄之饑眼，則知己深思，又出親情之外矣。」小姐道：「小妹塗鴉筆墨，不過一時遊戲。有何佳句，敢存笥篋，非敢匿瑕，實無殘沈以博元兄之笑。」雙星聽見小姐推說沒有，不覺默然無語。彩雲在旁，看見小姐力回，掃了雙公子之興，因接說道：「大相公要看小姐的詩詞，何必向小姐取討？小姐縱有，也不肯輕易付與大相公，恐怕大相公笑他賣才。大相公要看不難，祇消到萬卉園中，芍藥亭、沁心堂、浣古軒，各處影壁上，都有小姐題情詠景的詩詞，只怕公子還看他不了。」

雙星聽了方大喜，因對夫人說道：「孩兒自蒙父親母親留在膝下，有若親生，指望孩兒成名。終日坐在書房中苦讀，竟不知萬卉園中，有這許多景致。不但不知景致，連萬卉園，也不曉得在那裏。今日母親同孩兒賢妹，正閒在這裏，何不趁此領孩兒去看看？」夫人道：「正是呀，你來了這些時，果然還不曾認得。我今日無事，正好領你去走走。」遂要小姐同去。小姐道：「孩兒今日繡工未完，不得同行，乞母親哥哥見諒。」遂領著彩雲望後室去了。

此時雙星見夫人肯同他到園中去，已是歡喜，忽又聽見要小姐同去，更十分快活。正打點到了園中，借花木風景好與小姐調笑送情，忽聽見小姐說出不肯同去，一片熱心早冷了一半。又不好強要小姐同去，祇得生擦擦硬著心腸，讓小姐去了。夫人遂帶了幾個丫鬟侍妾，引著雙星，開了小角門，往園中而入。雙星入到園中，果然好一座相府的花園，祇見：

金谷風流去已遙，輞川詩酒記前朝。
此中水秀山還秀，到處鶯嬌燕也嬌。
草木叢叢皆錦繡，亭臺座座是瓊瑤。
若非宿具神仙骨，坐臥其中福怎消？

雙星到了園中，四下觀看，雖沁心堂、浣古軒各處，皆擺列著珍奇古玩，觸目琳琅，名人古畫，無不出奇，雙星俱不留心去看他，祇撿蕊珠小姐親筆的題詠，細細的玩誦。玩誦到得意之處，不禁眉宇間皆有喜色。因暗暗想道：「小姐一個雛年女子，貌已絕倫，又何若是之多才，真不愧才貌兼全的佳人矣。我雙星今日何福，而得能面承色笑，親炙佳章，信有緣也。」想到此處，早默了半晌。忽聽見夫人說話，方纔驚轉神情。聽見夫人說道：「此處乃你父親藏珍玩之處，並不容人到此，祇你妹子時常在此吟哦弄筆。」雙星聽了，暗暗思量道：「小姐既時常到此，則他的臥房，必有一條徑路與此相通。」遂走下階頭，祇推避賢，卻悄悄摸尋，到

了芍藥臺，芙蓉架，轉過了荷花亭，又上假山，周圍看這園中的景致。忽望北看去，祇見一帶碧瓦紅窗，一字兒五間大樓，垂著珠簾。雙星暗想道：「這五間大樓，想是小姐的臥房了。何不趁今日也過看看？」遂下了假山，往雪洞裏穿過去，又上了白石欄杆的一條小橋，橋下水中，紅色金魚在水面上啖水兒，見橋上有人影搖動，這些金色俱跳躍而來。雙星看見，甚覺奇異，祇不知是何緣故。雙星過了小橋，再欲前去，卻被一帶青牆隔斷。雙星見去不得，便疑這樓房是園外別人家了，遂取路而回。

正撞著夫人身邊的小丫鬟秋菊走來。說道：「夫人請大相公回去，叫我來尋。」雙星遂跟著秋菊走回。雙星正要問他些說話，不期夫人早已自走來，說道：「我怕你路徑不熟，故來領你。」雙星又行到小橋，扶著欄杆往下看魚。因問道：「孩兒方纔在此走，為何這些魚俱望我身影爭跳？竟有個遊魚啖影之意。」夫人笑說道：「因你妹子閒了，時常到此喂養，今見人影，祇說喂他，故來討食。」雙星聽了大喜，暗暗點頭道：「原來魚知人意。」夫人忙叫人去取了許多糕餅饅頭，往下丟去，果然這些金魚都來爭食。雙星見了，甚是歡喜。看了一會，同著夫人一齊出園。回到房中，夫人又留他同喫了夜飯，方叫他歸書房歇宿。

祇因這一回，有分教：如歌似笑，有影無形。祇不知雙星與小姐果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